

群
書
札
記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日錄

盧鴻

一見十三卷

傳說

縣令

西京雜記

見十卷

臯陶瘖

城名錄

酒誥

寤生子

蘭閣

弓冶箕裘

見八卷

警枕

夷庚

翻切

虞公號公

鄭志

伯益

莧陸

榜眼

九百

繫風捕影

鬼宿渡河

南道主人

隔是

其言明且清

二十八宿

見十卷四卷主臣

見二卷

水立

石尤風

見十卷

呂望非熊

兔葵燕麥

端午重三

霞帔

白日衣繡

一枝梅

六出四出花

一字師

見十卷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盧鴻一

困學紀聞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唐舊史鴻一蓋二名
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据當
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
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
取於此或以一字連下讀謂盧鴻一字浩然以證新唐
書之不謬此又誤讀舊唐書者也芹案大唐新語元宗

微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亦無一字此新唐書所據也

傳說

困學紀聞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閭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者此天官之難明者也鄭漁仲通攷曰傳說一星惟主後宮求子之事傳傳母之傳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諸家則曰傳說乘箕尾而去非也片按甘石星經

傳說一星在第二東小者是長二寸其星明則輔臣忠政暗則陪臣亂邦與尾宿之主子孫者迥不相涉夾漈之說未免傅會豈身騎箕尾亦莊生之寓言耶

縣令

困學紀聞諸子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芹按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猶縣尹也襄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是也疏以前世無縣令乃以縣字作平聲解眞笑話也

西京雜記

困學紀聞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芹按西京雜記不特非吳均依托并非葛洪僞撰內有云成帝好蹴鞠家君作彈碁以獻父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家君歆謂其父向也豈洪作僞而有此乎至庾子山詩其用西京雜記事者不一而足成式所引此吳均語

不足用者乃其詩句偶與吳同故旋自追改非以西京雜記爲吳均作也細玩下文自見後人動以此語爲口實所謂拾得封皮當信讀者也至雜記之體近乎小說今觀類書所引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又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此皆西京筆墨也而謂必六朝人爲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臯陶瘖

困學紀聞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臯陶陳謨廣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考淮南子注主術訓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案說文瘖不能言也此但明不其言耳非臯陶真不能言也如子路之片言折獄亦是此意

城名錄

困學紀聞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

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乙式占周
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
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
朴子內篇登涉
引周公城名錄按城名疑是職方二字之訛周公抱朴
子作州公引錄云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語
殊不經蓋僞託之書也

酒誥

困學紀聞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
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與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
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與按法言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敝空焉今亡
夫注云酒誥脫簡據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漢書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據此則揚子所云空者正指脫簡
而言非謂其篇亡也厚齋疑之非是

寤生子

困學紀聞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

當是便能開目視

者謂之寤生按西溪叢語据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
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考風
俗通正失篇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無寤生字豈五月卽寤字之訛耶然觀下
文引孟嘗事則五月非寤字之訛矣當是令威誤記耳
案魏志東夷傳今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
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
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乃知俗語
本此

蘭閣

困學紀聞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曰蘭閣

蘭閣

原注此卽蘭若也

按蘭閣二字切音爲胡當是稱呼胡人

之語故下云羣胡大笑四坐竝權若蘭若

音煮

則浮屠所

居於教何取耶

弓冶箕裘

困學紀聞列子云古詩言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按孔疏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

乃示其業則道易成也其解正同

警枕

困學紀聞少儀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警枕二字切音爲穎此切音之以音而兼義者也孔疏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則鑿矣

夷庚

困學紀聞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

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繫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
以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
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考
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孔疏夷平也詩序云由庚
萬物各由其道是以庚爲道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
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
此解最爲明析又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夷庚未入皇
輿旋館與陸璣語正同下乃云夷庚者藏車之所隨文
解義失其旨矣吳越春秋越性脆而愚水居山處以船

爲車以楫爲馬 越絕書同

翻切

困學紀聞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閩云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按韋昭國語注中閒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按音之有反切與字俱生如而犬之爲𠂔足亦之爲跡是也北齊書廢帝紀帝爲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

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又易文六十四卦如雨而之爲需言公之爲訟雨辰之爲震言兼之爲謙目癸之爲睽女后之爲姤土欠之爲坎水齊之爲濟皆切音也餘可類推

虞公虢公

困學紀聞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考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注唐虞二

公堯舜後也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

注杞宋二公

竊疑

虢公當是夏公之訛疏本不誤後人不知而妄改耳

鄭志

困學紀聞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皎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別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

語片按孔氏非不讀鄭志者此亦後人不知而改非孔疏之誤也

伯益

困學紀問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謂伯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聞云

金仁山前編謂伯益卽伯翳非二人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

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

者也

原注廣度丈叔書說益卽隤數本於此

按翳卽益之平聲益卽翳之

入聲伯翳之爲伯益無可疑者惟伯益之爲隤散似乎未的考左傳晉人以魏獻子爲將軍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將軍之名始此乃以伯益爲將軍而冠以百蟲之號是可怪也

蒐陸

困學紀聞項氏玩辭曰蒐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蒐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苜聲讀作九寬字從此徐楷案本草注蒐羊似羚羊角有文俗作獬李氏易傳虞

翻曰覓說也覓讀夫子覓爾而笑之覓陸和睦也震爲
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覓陸夫夫舊讀言覓陸字之
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覓陸非也惠定宇周易辯證
覓讀從覓蓋論語莞作覓也見釋文陸古文睦見漢唐扶
頌及嚴舉碑蜀才作睦睦和也覓睦者笑說見於面與
九三壯頰相反所謂決而和也按如惠說則虞氏之解
亦自可通若山羊之說雖取象於兌未免穿鑿耳

榜眼

秦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

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此探花之名所自始也惟榜眼之名不知其所自始考周必大題跋天聖八年春叅政歐陽公國學首薦冠名南宮是年廷試榜眼則丞相劉公榜眼之名見此按僧仲殊咏桂詞云狀元紅是黃爲榜眼白探花郎似當時已有三鼎甲之稱矣

九百

愛日齋叢抄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俗

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小說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按九百二字切音爲白謂白癡也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注菽麥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是也而泛引虞初小說何耶

繫風捕影

庾子山擬連珠必能係風捕影

倪注見莊子

按漢書郊祀志

谷永曰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莊子無此語也

鬼宿渡河

容齋隨筆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翟

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
鬼宿渡河爲侯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
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
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
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
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纖於昏晨與鬼
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
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芹案容齋知天星故
言之鑿鑿如此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予初閱公巽語

頗嫌其誕後讀容齋隨筆竊喜先得我心歲乙卯吟夕
懷人不寐獨步中庭初見銀潢一帶橫亘於東鬼宿正
河之東如隔河者然至初更而明河漸高矣遲之又久
而漢且案戶矣至夜分而河漢西流鬼宿正當中矣不
隔河矣乃知所云鬼宿渡河常在中夜者以人目之所
視而言確有所指非妄語也洪氏所駁使錢翺葉三公
見之能無齒冷乎要知古人用意精細立言超妙後人
雖博學高才不可妄生異論有如此矣至蒼梧王所云
織女渡河自是流俗之說不可爲訓耳

南道主人

容齋隨筆秦晉聞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盍
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
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
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
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
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
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
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按徐陵爲貞陽侯與荀勗兄弟

書南道主人以相付也則又有南道主人矣

隔是

容齋隨筆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君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案元微之古決絕辭天公隔一作是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隔是二字初不得其解閱容齋所記乃豁然也

其言明且清

容齋三筆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
不同經典說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余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
思子詩云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
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
不可曉芹按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其稱子曰者皆述子
思之言也故善注以爲子思子至周任遺規張詩本意

仍用論語非以此詩爲周任作也洪似誤會

二十八宿

容齋四筆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只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案劉熙釋名宿宿也言星各止住其所也容齋之說良是第古人去入通用故宿音夙亦音秀左思吳都賦籠鳥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與上狩字叶是宿字亦可讀秀也今人於星宿字必以讀秀者爲是讀夙者爲誤無乃知

其一不知其二乎

主臣

容齊四筆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卽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卽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

隱晉書庾純自劾以主爲句殊爲非是考李善文選注
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淫昏亂
儀度卽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
下讀也案卽主二字殊不可解孫月峯謂當時疑有此體是說良允然謹
按上必有臣字則臣字自應連下句讀善注所以不引
史漢而引晉書也至主臣二字原不作死罪惶恐解已見
前條惟容齋所引馬融賦似作皇恐解然不知其上下文
意云何姑以俟考

水立

容齋四筆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
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
直曰蓋是爲老杜所云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
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
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
之句亦用此也芹按鄜道元水經注淇水有東北西流
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練
垂築立亭亭極峻則老杜水立二字非無出處也魯直
譏之過矣

石尤風

容齋五筆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案古樂府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石尤二字本此容齋以爲打頭逆風者是也竊疑石尤二字乃愁字之切音謂客行遇逆風則愁也瑯嬛記造爲尤

郎石女事妄矣

呂望非熊

容齋五筆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据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出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影非虎非羆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

文乃引史記非龍

非驪

今木作驪

按宋書符瑞志王將改史

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非熊二字本此

兔葵燕麥

容齋三筆劉禹錫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
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劭傳載劭一書
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
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葉庭珪海錄碎事云
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楊升
菴集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

獲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又作兔絲燕麥非也今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者古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也考爾雅蓍莧葵郭注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葵有毛汧啖之滑邢疏案本草注云苗如石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噉所在平澤皆有田間人多識之是也又蕭雀麥郭注卽燕麥也邢疏本草云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穠麥而細在處亦有之是也又唐蒙女蘿女蘿莧絲邢疏陸璣云今莧

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按藥府自用兔絲夢得自用兔葵意各有在不得謂劉誤也升菴駁之非矣

端午重三

容齋隨筆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又野客叢書今言五月五日日重五九月九日日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重三

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
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据也

霞帔

程大昌演繁露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

帔

唐書作霞文帔
列仙傳作花帔

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

者殆起此耶按宋史樂志女弟子隊五日拂霓裳隊衣
紅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九日彩雲仙隊衣
黃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又陸游南唐書
耿先生者少爲女道士玉貌烏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

邱蓋始以爲道家之裝而後遂以爲婦人之服也

白日衣繡

演繁露云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陽侯上謂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按前漢皆言

衣繡

見項羽本紀及朱買臣傳

惟此言衣錦

漢書項羽傳亦作衣錦

按蘇武書

語云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又風俗通義江夏張遼

字叔高

爲兖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美如此

按唐書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願令卿衣錦

晝遊耳此亦一白日衣繡也

一枝梅

史繩祖學齋咄嗟荆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爲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按陸凱見吳志三國時人范蔚宗六朝時人荆州記所云范曄乃另是一人非蔚宗也若云蔚宗安得與陸凱

同時耶學齋以范曄爲蔚宗謬矣

六出四出花

學齋帖嘑呂氏春秋

誤當作韓詩傳

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

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按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卽西域薝蔔花也又述異記天台山有杏花

六出而五色號仙人杏又陸佃埤雅凡木葉皆一脊惟
桂葉三脊以今驗之亦不盡然山谷詩話梔子花六出
者雖香不濃惟郁山梔子八出一株可香一圃

一字師

戴埴鼠璞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
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
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咏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
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
師又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垂崖作牧有一絕

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按鶴林玉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檢字書以呈下注晉有干寶廷秀喜曰此吾一字師也此又一事也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目錄

月如丸

諺門

野馬

前榮

郭索

秋鶴與飛

謝仙火

龍鍾

見十卷

薪歌

齊斧

韓令

襴襖

鈞錡

鄉里

諾皐

田子春

鱗書汗簡

踮躑

行馬

水竹居

牛女

上已

見十三卷

寒火

見六卷

囊雲

配鹽幽菽

見六卷

野婆

桑落酒

喪家狗

夏黃公

四皓合

童烏

見五卷

牽子

牢丸

經瓶

紅菱

舊姓西

首鼠

潮鷄

梨爲五臟刀斧

牽牛

河鼓合

箕踞

琴張

水畫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古虞朱亦棟

原名片學

及門諸子校字

月如丸

夢溪筆談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碍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

無質故相值而無礙案酉陽雜俎天咫篇太和中鄭仁
本表弟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見一人方眠熟卽呼之
乃起坐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
影日燦其突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雖
其事荒誕不經然存中之言非無本矣

謔門

夢溪筆談歷代宮室中有謔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謔門
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薛綜文選注謔門冰室門也埤蒼云冰室門名案字訓
謔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晉書載記門門且空注考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責之
劉曜傳諺門謂別門也

臺服虔注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追責急乃逃於此
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諺臺是也許氏說
文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徐鉉曰爾雅堂樓邊小屋此蓋
小屋連於大屋體其實則別自爲一區處也据此則不
惟有諺門兼有諺臺矣又戰國策出諺門也注別也元
作訃又石林燕語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與內東門相
植謂之諺門

野馬

夢溪筆談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閒之野馬又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閒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箴卽此物也芹案野馬日中遊氣也映日則見不映日則不見佛書所謂陽箴卽世所謂紅塵也莊子疊下三也字文法絕妙以塵埃注上野馬卽以生物之息相吹也莊子注生物造物也注明上句本是一物何容岐而息氣之翕闔往來也

二之乎

前榮

夢溪筆談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考禮喪大記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鄭注榮屋翼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孔疏天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卽屋翼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又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爲屋簷霤下据此則不特稱東榮西榮亦可稱南榮

北榮矣唐人詩南榮正好背陽眠南榮卽前榮也郭璞
上林賦注榮屋南簷也

郭索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
鉤輈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
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
解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解之郭索用心躁也案荀子勸
學篇解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
也太玄語本此

秋鶴與飛

夢溪筆談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
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
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良辰又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
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効此體然稍牽強不
若前人之語渾成也案司空圖詩品飲之太和獨鶴與
飛蓋亦本退之此語也

謝仙火

夢溪筆談世傳湖湘間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齊東野語大中祥符岳州玉真觀爲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歷中以此事問何仙姑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

中得謝仙事驗以爲神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邪岳陽風土記華容令宅東北有老子祠曰天皇觀門之左右有二神像道家所謂青龍白虎也祥符八年雷震白虎西北楹上有倒書謝仙火字入木踰分字畫道勁人莫之測慶歷六年滕子京令募而刻之問零陵何氏女俗謂之何仙姑者乃曰謝仙雷部火神也兄弟二人各長三尺形質如玉好以鐵筆書字其字高下當以身等驗之皆然東南楹亦有謝仙二字逼近柱礎又不知何也案火疑是火伴之火其所書乃木客記號也字其順

刻及其爲柱則本居下而末居上故似倒書也三說雖同傳聞各異姑缺疑焉可也

龍鍾

青箱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而已爲耳蓋起於西域二合之音也龍鍾切爲癯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癯老以龍鍾潦倒目之音義取此蘇軾演義龍鍾以反字之音呼者當如呼頭爲髑髏呼脰爲徹定學者不曉龍鍾潦倒之義故其說維然不一龍鍾爲不昌熾不翹舉如鬚髮拉搭之類邵云按荀子議兵篇角

隴種東籠而退耳注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
曰卽鍾也新序作隴鍾而退龍鍾似卽隴種語轉而然
耳按龍鍾字不可解雜記以爲切音者近是然以爲瘞
則非也

薪歌

西溪叢語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
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生先
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
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

而去又不注所出案蘓門先生乃孫登也呂向注本阮籍大人先生傳而延瀨字未詳所出何義門云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值披裘公事然亦未的

齊斧

西溪叢語虞喜志林云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漢書注云易喪其資斧未詳其說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

斧音齊按左思魏都賦蕭斧戢柯以押兩說文云蕭斧
芟艾之斧也案論語蕭牆注鄭元曰蕭之言肅也則蕭
斧當亦爲肅殺之義也

韓令

西溪叢語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
過此身据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
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剷去曰
豈效兒女耶案國史補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
每春莫車馬若狂不以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

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刷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此韓令乃韓宏非韓晉公滉也蒙求注誤

襍

西溪叢語杜甫送高十三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襍子觸熱到人家据炙轂子云襍襍笠子也集韻襍音奈襍音戴二字不曉事也正字通襍襍一云避暑笠一云暑月謁人衣冠束身之狀謂之襍襍子案襍襍二字切音爲臺詩都士人所云臺笠緇襍是

也毛傳臺可以禦暑笠可以禦雨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爾雅臺夫須郭注臺可以爲禦雨笠則褊蔽之爲笠子也明矣不曉事之言後人因程詩而傳會之耳

鈗鉤

西溪叢語宜都山水記俱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鈗鉤柳子厚鈗鉤潭記鉤字字書無之集韻胡鈗並音胡黍稷器夏日瑚商曰璫周日簠簋又鉤音滿補反鈗鉤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案正字通鉤同鉤柳宗元有永州鈗鉤潭記范成大驂鸞錄鈗鉤熨斗也

潭之形似之又世說新語夙慧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
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
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
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
耳則溫器之爲熨斗也明矣

鄉里

西溪叢語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
里落它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案鄉里二字乃

妻字之切音猶古詩之以藁砧爲夫也

諾臯

西溪叢語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友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按抱朴子往山中當禹步

而行三咒曰誥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聞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人鬼不能見也與晁氏同三說未知孰是

田子春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于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按魏志田疇字子春一刻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

案非

擊劍劉虞署爲從事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謁祭虞墓哭
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
又囚之恐失衆心疇乃得北歸又先賢行狀曰疇文武
有效節義可嘉淵明所指蓋此人也後漢書注引魏志
作田子春當從之

讎書汗簡

西溪叢語劉向別錄云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本若怨
家故曰讎書又後漢書吳祐傳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
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

別錄也

跣躡

程大昌演繁露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跣躡游媚
富貴注躡跟爲跣掛指爲躡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
者也跣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屣其三面
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卽師古所指也按此疑卽後
世假小脚所自始則古人之纏足由來久矣

行馬

李商隱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按演繁

露云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桓今官府前又子是也

水竹居

癸辛雜識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說甚奇案白居易池上篇序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徧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

野鶴語蓋本此也

牛女

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漢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

則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
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
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
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
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
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
精當案黃姑卽河鼓河鼓卽牽牛李後主以黃姑爲織
女者謬也大斗記所云與參俱出參字疑是心字之訛
若參星則安得與牽牛俱出矣至太白詩相去不盈尺

用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卽詩會不容刀之意
草窗駁之過矣

按容齋隨筆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
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
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辭之過故
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
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
非他人比也

上已

癸辛雜識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
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
無巳矣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此其
證也考漢書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必也
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古人三月祓除之義意在斯乎
其必用巳者何也芹案十二支叢辰三月建辰則巳乃
除日也古人上巳之義蓋取諸此其始之用三月三日
者必三日恰值除日故耳後人但用三日更不拘定上
巳也癸辛只據月令例用日干似未得古人之意

寒火

齊東野語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晉紀瞻舉秀才陸璣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酸又抱朴子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水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酸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

熱而有蕭邱寒穀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見故以爲無耳

囊雲

齊東野語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攢雲篇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合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盡入遂

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潏然
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開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
矣瑯嬛記更羸之妻能作瑣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
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皆有雲氣白
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
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
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曰
翻身向天仰射雲

原注謝氏詩源

按左太冲魏都賦控弦簡發

妙擬更羸瑯嬛記所附會卽其人也羸字皆作羸不知

刻本訛耶抑古字通耶

配鹽幽菽

齊東野語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酸鹹辛甘行些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夷鹽豉史記貨殖篇有蘗麴鹽豉千合三

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筭蓋秦漢以來始有之考說文解字豉配鹽幽未也徐曰未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案齊民要術作醬用春種烏豆意作豉亦如之則幽菽者黑豆也史游急就篇蕪夷鹽豉醢酢醬顏師古注豉者幽豆而爲之也則幽菽之爲黑豆也明矣

野婆

齊東野語邕宜閒有獸名野婆黃髮錐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孫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若蓋

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後漢引博物志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蟲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案博物記漢武帝時唐蒙所作今博物志云日南有野女羣行見丈夫狀蟲目裸袒無衣襦

桑落酒

謝枋得碧湖雜記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
賈思勰齊民要術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
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
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天有造桑落酒麴
法老杜或本諸此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
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庾子山詩蒲城桑落酒
灞岸菊花天老杜蓋本此也水經注曰劉白墮風擅工
釀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也

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按索乃桑之入聲以桑落切之則爲索以落桑切之則爲郎落乃郎之入聲以索郎切之則爲桑以郎索切之則爲落後人以索郎爲桑落反音亦無不吻合焉或乃造試驚宋遷事謂索酒與郎飲者謬矣

喪家狗

龔隴閒評家語鼎鼎然若喪家之狗喪字當作去聲言失家之狗耳故蘇東坡詩云惘惘可憐真喪狗是矣而元微之詩乃云飢搖困尾喪家狗又却作平聲用何也

按王肅注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
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韓
詩外傳喪家之狗既歛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
施之喪字作平聲讀惟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虛嘆銜書
之鳳乃似喪家之狗喪字作去聲讀不得執此而議彼
也

夏黃公

裴膺閒評王元之詩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
公畢文簡公以爲非黃公未嘗姓夏當云綺里季夏及

黃公爲二人可也今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
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又却是其號未
知其孰是也案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

一曰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

不著姓名惟陶淵明先生羣輔錄園公

姓園名秉字宜明陳留襄邑人

常居園中故號

綺里季夏黃公

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

崔氏譜

用里先生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

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贊
甫蓋誤記羣輔錄高士傳也

童鳥

龔鴈閒評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鳥乎

九齡而與我元文

李軌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鳥育而不苗步里客

設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歎其子童蒙而早亡

故曰鳥乎是卽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鳥雖

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遜

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鳥與我元芸

叟以公奴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驥子草元安敢望

童鳥是亦以鳥爲子雲之子也案嗚呼二字左傳亦作

烏乎或說近似有理然考常璩華陽國志文學神童揚
烏雄子七歲預父元文九歲卒又揚雄別傳揚信字子
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擬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
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櫟九齡而與我元文蓋指此也
則以童烏二字連讀者非無据矣按別傳之說似不可信

宰予

龔爛開評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
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以
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

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闕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謬誤以至於如此按容齋隨筆史記稱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家語亦同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

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
既出聖門高第得非義之謗据此則左傳之子我譬如
魯之曾參趙之毛遂魯之秋胡非聖門之宰予也若淮
南子說苑諸書并波及鴟夷子皮益無稽矣

牢九

饔飩閒評東哲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

亦作薄壯

秋起搜

亦作

起洩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

亦作牢九

乎初不知牢九是何

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

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楊升菴集藝文類

聚東哲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
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
伊尹書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九九字詩人貪奇趁韻而
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九卽湯餅也案牢九二字切
音爲團卽今之團子也東坡以牢九爲牢九誤矣升菴
以牢九爲湯餅則與上湯餅句類不可解矣

經瓶

甕牖間評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
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簪之經字普安人

以瓦壺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芹案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則經字之由來古矣

紅菱

張牖閒評世人用菱荷二字多不辨夫菱菱也荷蓮也二者初非一物屈到嗜菱蓋喜食菱耳而案少游詩云

紅菱秋開鑑水香菱花潔白無香者豈少游亦誤以菱
荷爲一物而未知祭耶片案杜牧之晚晴賦復引舟於
深灣忽八九之紅菱少游蓋用此而誤耳考酉陽雜俎
今人但言菱菱解諸草木書亦未分別惟王安貧武陵
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則菱與菱亦自有辨矣
舊姓西

菱牖閒評蘇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渠儂

一作

儂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稱西施蓋東
西施之謂耳東坡詩乃以爲姓西誤矣片案世說新語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則舊姓二字原有
出處考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
旦鄭姓鄭安知西子不姓西耶且西施逐鴟夷本無其
事借曰有之則范蠡已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如梁鴻之
稱運期耀安知西子不改爲夷光王子年拾遺記越有美女二人一日夷光
一日修明卽西施鄭旦之別名如孟光之稱德曜耶余向疑姓字爲佳
字之訛以今思之卽如字亦可通耳

首鼠

裴爚閒評首鼠猶言進退耳唐書郭子儀傳云孽寇首

鼠是矣一士人與朋舊書云滯留上國首鼠六年乃作首尾解則非進退之謂也案史記武安侯列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注首鼠一前一却也漢書西羌傳首尾兩端注首尾猶首鼠也案首鼠二字正作首尾解卽左傳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也質甫駁之誤矣第士人所云首鼠六年想作前後用耳又後漢書鄧訓傳首施兩端注首施猶首鼠也

潮雞

喪牖閒評朝雞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

朝雞晃以道詩乃云雞鳴本候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
時如此則當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据案異物記伺潮雞
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梨爲五臟刀斧

湘山野錄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
東山攜酒穀引步於漁溪樵塢閒遇佳處則飲忽平田
閒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乃一叟教數村童氣調瀟灑
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李以晚渴連食數梨
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爲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

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鵲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鵲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按今本鵲冠子無此語卽有逸篇亦絕不類鵲冠子語宋人小說每喜偽造古書此其一也

牽牛

袁文藝牖閒評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

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主金帛非

在東也

星經織女三星在天市東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

二星既皆在西則世

俗鵲橋之說益誕矣

淮南子七夕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本原無此語

而老杜

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

爲戲耳案牽牛有二其一則六星星經所云牽牛主關

梁天文志所云牽牛爲犧牲者是也其一則三星爾雅

所云何鼓謂之牽牛是也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

擔鼓擔者荷也昔傳牽牛織女七夕相見者卽此星也

片

案牛女之說始於漢末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遙

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植九咏注曰牽牛爲夫織女
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雖語不經而其意實原於小東今觀秋夏之交牛在河
西女在河東精靈覘合真有一則跂彼而一則睨彼者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
語蓋已兆其端矣質甫不知牽牛之爲何鼓而以二十
八宿之經星當之宜其有是說也又吳筠續齊諧記桂
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閒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
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

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
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
月七日織女嫁牽牛此不經之說也

箕踞

裴廩閒評顏師古解漢書陸賈傳箕踞二字云伸兩脚
而坐其說非也箕踞者乃抱兩膝而坐耳唐子西作箕
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閒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
偃僂跼蹐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此狀箕踞良是
按曲禮坐毋箕孔疏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

箕四星
二爲尾

二爲舌腫

也則唐說非矣案笑

踞抱膝四字出皇甫謐

高士傳子西蓋本此也

琴張

龔扇閒評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

案語弟子解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

宗魯

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

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

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

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案左

傳有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孟子有琴

張趙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蹠譎詭又善鼓琴
事見號曰琴張案漢時家語未出而史記弟子傳無琴
檀弓故皆以琴張爲師張宋紹興閒取士猶用古注自朱
子集注出而注疏之學荒矣質甫所駁無乃陋乎

水畫

湘山野錄江南徐知誥得畫牛一軸畫則囓草欄外夜
則歸臥欄中誇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
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
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

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絮忽有石落
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紀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
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酉陽雜俎李叔詹常識一范
山人停於私第一日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
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墨硯先援筆扣
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爾經二日掘
以綴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所
不備蓋水畫也李驚異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

散而已案野錄所載其事之有無不可信若柯古所云
水畫亦神乎技者矣